种葫芦的一家人

刘 迪

午后，斜阳照在两棵番茄秧上，番茄已经结果，有绿的，有正在泛红的，也有已经红透了的，从绿到红，这个千变万化美丽又神奇的过程，令人百看不厌。和两棵番茄秧紧挨着的，是两棵黄瓜秧，它们正值青春期，枝叶曼妙，花是开了不少，只是没结成一个果实，就像一段没有结果就夭折的爱情，但也怪不得它们，天下万物都有走霉运的时候。后面的栅栏上，葫芦秧扶摇直上，列队般开着花茎纤长的白色花朵，微风中，自由摇曳，像是一群蹁跹的白衣少女。

我把葫芦秧开花的照片发到“种葫芦的一家人”上，女儿说，你们好好陪着小葫芦长大吧，就像过去你们陪伴我一样哈。其实，种葫芦还真缘于女儿。

暑天，一只只玲珑的小葫芦挂在栅栏上，绿莹莹，毛茸茸，看上去清凉可爱。这种小葫芦叫亚葫芦，主要是观赏，或做工艺品，没什么实际用处，但不论老人孩子，人见人爱。秋天，小葫芦褪去绒毛，渐渐丰满，有了荧荧的光泽和迷人的腰身，煞是好看。那些长得端正饱满的，会招惹路人忍不住伸手采撷。好看的东西，你喜欢人家也会喜欢，反正谁摘都是摘，认真计较了自己生气，也叫别人难堪。天气转冷，秧子枯黄的时候，只余下几个歪头歪脑地挂在栅栏上，庆幸的是，留下了繁衍接种的香火。

两只叫不出名字的鸟，头顶是白的，身上长着漂亮的孔雀绿羽毛，一大一小，一雌一雄。他们有时栖息在藤架上，有时落在栅栏上，你看它时，它朝你扭动鸟头，搔首弄姿，与我们已然老相识了。两只鸟不但聪明，也是懂些人情世故的，所以给足了我们面子，从不明目张胆逆袭作案，通常抓不住现行，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，或埋头看书的时候，才会偷袭。它们选好红透了的番茄，先啄破塑料袋，然后开始啄食。两只鸟灵敏神速，啄食顶着黄花的黄瓜堪称一绝，燕子衔泥般叼起就飞，一点作案痕迹都不留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。不知为什么，它们不招惹葫芦花，也许是它不显山露水，无色无味的缘故吧！

小院里的几棵植物总是提醒你要勤勉，也会叫人滋生一种责任，心甘情愿地不再赖床，早早起来，拔草抓虫，照料它的生长，傍晚时分，浇水施肥，样样不能少。刮风下雨和外出旅游时，它总是你的牵挂。

这几棵秧苗，不仅让人看到了纯洁的收获，也让我们的咖啡渣，茶叶底，鸡蛋皮，甚至烟蒂（驱虫），都有了一个合适的去处，凡是良性的循环再生，都能给予我们希望和回报。

立夏的这一天，阳光明媚，但也意味着江南就要进入梅雨季了。这一天，斜斜的阳光照在葫芦花上，欣欣向荣，人世间呈现着它原本质朴无华的面目，它让我们在聆听、阅读亦或呆坐时，无欲无求地感受这景致，倏然发现，有一种白叫自然白，白得清高洁净，这种白也是我们见过的最美的白。

喜欢这样的午后，坐在宜家的帆布躺椅上，看番茄慢慢变红，看小葫芦一点点现出它的曼妙腰身，这样一个看似空虚缥缈的午后，其实无比充盈和坚实。我相信人生充满这样的午后，我甚至相信人生会因为有这样的午后而美好，但愿每当它翩然来临时，我们不会冷漠地视而不见。

种葫芦是缘于女儿小时候看过的一个动画片，那些盒带我至今保留着，因为它们陪伴了女儿的童年。小葫芦成熟后，我们尽可能叫它们在栅栏上挂着，能挂多久挂多久，它叫我们忆起女儿小时候的诸多趣事。当然，我们也希望女儿回家看到它，她会无比欢乐地谈起动画片里的那个神童——葫芦娃，以及与我们分享她童年干过的那些“小坏事”，于是快乐的笑声在时空中穿越，我们仿佛回到了往日时光。

种葫芦给我们带来的快乐，与荣华富贵无关，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快乐，朴素纯洁简单。女儿轻轻一点，把我们聊天的微信名改成了“种葫芦的一家人”，不费吹灰之力把我们一家拉到了农耕时代。起码，它让人看起来是殷实的一家人。

读一卷书

陆亚奇

小时候看书，印象最深的要数浩然的《幼苗集》，那是童年时代绝对的精神食粮，那是本乡村生活气息浓郁，有感情，有温度的好书。一个城市儿童当然爱不释手，这本书最后都被翻烂了。多年以后，回味书里的故事，就是一幅幅情节生动的农民画，仿佛听见豆架上大肚子蝈蝈在欢叫，叮咚的水车抽着河水哗哗地涌进田里，跳着雪白的浪花，还有找到灵芝草，立刻变成聪明人的美丽传说，常常心生喜悦。后来在旧书店找到了这本书，先把破损的地方细心补好，又读一遍，然后端端正正在书架上放好，觉得那种清新的气息全部都合在每篇每页，一点都不会消失。

好作家就是写得出好东西，不管在什么社会年代。

后来进入开放年代，春风一吹，杨花飞舞，各种出版物突然丰富起来，老百姓兴高采烈，各自寻找自己的读书频道去活动业已僵化的思维。

街头巷尾说聊斋的那可不少，小孩们爱讲促织，一只蟋蟀竟然斗败公鸡，多么神奇的事情。胆大地讨论画皮，争一争世上到底有鬼无鬼。有些早熟的还会聊聊狐狸精的话题，有意无意弄出点神秘感。记得当时先看的是白话文，确实引人入胜，欲罢不能，然后就文言文了，大概对古文的兴趣就在那时产生的。

最让人震惊的是一些作者的坦诚，卢梭的《忏悔录》竟然敢于对公众承认自己曾经偷盗、诬陷、滥情等种种劣迹，这在擅长粉饰、贴金、做秀的人群中是多么不可思议，还活得下去啊？

培根原来还是个人，不仅仅是一道菜，四百年前就有这样的眼光看社会，讲得出“知识就是力量”、“狡猾是一种邪恶的机智”，东西社会分化理所当然。

时下，同胞们在求知、游历方面是肯下一番功夫的，行万里路，读一卷书，都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，总比一卷不读要好。

边看边聊

原上摘瓜童子笑

钟明德

这几天时有骑小三轮卖瓜的农民来小区，这可提醒我：乡下的甜瓜熟了。甜瓜，多熟悉的儿时水果，一见到它就勾起许多美好的回忆。

我家兄弟姊妹多，母亲种几亩田为的是满足我们的口福，至于主产倒在其次。四亩一块棉花田，四边是芦粟，高墙似的。墒沟里种芝麻黄豆，棉田里兼种甜瓜。农历六月底七月初正是甜瓜它先后成熟的时节，大篮子里放满了甜瓜，只要你高兴可以只吃瓜不吃饭。

天热，瓜成熟得快，须隔天采一次。这采瓜是一大乐事。下午三四点钟暑气稍退，母亲哥哥我各拿大花袋去采瓜。撩开密密的棉秆棉叶，循着瓜藤找去准有一两个甜瓜躺着。甜瓜品种很多有绿皮绿肉的特甜的蜜瓜，有脆而甜的八楞瓜，有又酥又香奶奶爱吃的黄酥瓜，有长长的皮嫩多汁的野猫瓜，这瓜用来做糖醋瓜条十分清口，母亲选摘未熟的用来做酱瓜，那是绝佳的下粥菜。各种甜瓜各有特点各有用途，视需要采摘，这要请示母亲了。遇到似生似熟很难判断时兄弟俩站着讨论一番；有时遇到上次漏摘而现在已酥烂的瓜，两人要追究谁的责任，反正边说边笑，十分愉快。这样粗粗略略采一遍总有三大花袋，有时装不下就扔在田角，拿回去吃不了还同样扔了。

我家的田四周被河沟圈住，绕河而走先得往东然后折返又向西，要过四座桥，有一里多，径直穿过小宅基，河对岸就是我家的后水桥，兄弟俩全会游泳，正好把瓜袋往河里一推，到对岸将瓜倒出漂满一浜，我们边洗边游，待母亲拿了大提篮来，早已瓜也净了，人也净了，玩得差不多了，西边石桥孔里映着夕阳的倒影，这正是“原上摘瓜童子笑，池边濯足斜阳落”的生动写照，也是七十多年前农村孩子的乐趣。是历史，现在的孩子品尝不到这种乐趣了。

母亲哥哥都先我而去，我也已垂垂老矣，但上述情景却时时忆起。近年来自晒甜酱，如法炮制酱瓜，算是对母亲的纪念，对童年的挽留。

感恩

程 庸

牡丹
在月光正好的午夜
仍然绽放着花蕊
诱惑
不属于你的皎洁
飞雀
所有的视线牵挂着你的翅膀
折下一段飞翔吧，停留在枝头
森林从远处赶来
与秋叶为伴
鹦鹉
总想在所有的声音里
听出委婉
或者就用一个单词的发音
潜入花朵，静候她的绽放

狗尾续貂

那秋生

在历代名人的诗文中，常常以“狗尾续貂”来作谦虚的自喻。《聊斋》作者蒲松龄在《上奏请表》中说：“臣等秩愧续貂，名渐附骥。”周必大赞扬别人文章，有诗为证：“公诗如貂不颠削，我续狗尾句空看。”吴莱在接到朋友信后，回信中说：“世笑鸟非鹊，吾怜狗续貂”。鲁迅先生在《准风月谈》中也谦逊地说：“但试看今年之选本，便是前三名，也即令人有貂不足狗尾续之感。”看来，这个“狗尾续貂”的掌故很有意思，既可作为反面讥讽，又可作为正面谦辞，正反均可，岂不妙乎？

敢吃青蟹的涂鳗

复 达

涂鳗似鳗非鳗，身材没有鳗鱼那样修长，大的也只二十厘米左右，体重更没有鳗鱼粗壮，一般为二三两，最大也只斤把重，但又非鳗似鳗，因其身上有一种类似于鳗鱼身上的黏液，非常光滑，很难抓获。平常，它多生活在堤岸、塘坝、礁岩、闸门、滩涂、草丛等的石缝和泥洞中，所以人们美其名为涂鳗，也有唤作杜鳗的。

其实，涂鳗的学名叫做中华乌塘鳢，与泥鱼、弹胡鱼并驾齐名，组合成“泥涂三宝”，是一种较为名贵的海生鱼类。

涂鳗的体形为前圆后扁，头部宽，嘴巴大。牙齿细小而尖锐，如钢锯那般，生性便十分凶猛，多以浮游生物和小鱼、小虾、小蟹为食，将它们一口咬死，慢慢嚼食。尾鳍两侧各有一个白色缘边黑斑，俗称“筷子头印”，这是识别涂鳗的最好标志。

涂鳗看上去有点灰不溜秋的模样，其味道却鲜美呢。那天吃的两条涂鳗，与豆腐烧成了涂鳗豆腐汤。多肉少刺的涂鳗，肉质细嫩，肥而不腻，鲜而不腥，让人食而不厌呢。那汤，汤汁浓郁，香味扑鼻，鲜哉美哉。还缘由高蛋白、低脂肪吧，涂鳗又被誉为“海中人参”。怪不得尽管价格昂贵，还是受到饕餮者的青睐。除了与豆腐煲汤，和咸菜煲汤也一样鲜美。此外，还可清蒸、红烧、煎炸等，都是鲜润可口，活色生香，是人们熟知的一道珍馐佳肴。清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涂鳗：“肉最松嫩，煎之、煮之、蒸之俱可；加腌芥作汤、作羹尤鲜。”

忽然想起曾听人说过，这并不粗大，黑黝黝、滑黏黏的涂鳗，其实凶狠得很。它胆敢在青蟹洞中与青蟹一起长大，待到青蟹脱壳，全身变软，就一口一口地先慢慢吃掉蟹钳，最后将蟹身也一口口地吞进肚里。青蟹可是蟹中之王，涂鳗真敢吃它？一条小小的鱼怎会吃掉一只比它大得多的青蟹？我自是有点将信将疑。

那天在闸门边的饭店里，我说了这样的想法。饭店老板是闸门边养殖场的职工，经年累月与养殖打交道，对海里的、滩涂里的、养殖场里的鱼蟹虾，说起来头头是道。听了我的疑惑后，他向我笑笑，说：“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。这涂鳗还真敢吃青蟹呢。甭说青蟹苗，它能很快吃掉一大片，就连脱壳的青蟹，也一点一点地吃，直至把整只蟹吃掉。这涂鳗，也确实真够厉害，根本没把青蟹放在眼里。”脱壳时的青蟹，蟹钳、爪子、蟹壳、蟹骨，无不都处于软绵绵的状态，为最无力、最柔弱的时候，涂鳗却趁机蚕食。人都有软肋，生物也莫不如此。

莎士比亚故居（钢笔淡彩）

周宪法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七夕会

小知音

竹雪芹

对桃儿的依恋，已不是一天两天。先前以为是自己，作为这世上伟大女性之一的母亲，守护着他的成长。殊不知，这漫漫之路会随着孩子年龄的成长，变得越来越依恋。好像是自己的影子，这副小身材却能帮到你，做各色各样的事。每时每刻你都会因为他，掌握了新的技能而感到惊喜。

当然，时间使我开始依赖于他的存在。我所经历过或是新闻上播过的消息，一旦转述入他的耳朵，我就成了他力挺保护的对象。这小耳朵未经世俗的渲染，却灵敏得很，远处有汽车鸣笛或听见排气管震动的声响，他就伸出那双可爱的小手拉着我像拉着他的同伴，转身躲入安全的角落。桃儿要我跟他一样，在安全的地方躲避风浪，这汽车肆虐而过的湿漉漉的地面，对他而言则是风，而溅起的水花沾满了裤脚这就是浪。

他是要保护我的。有一次母亲问我有无把新闻给桃儿看，我正思忖万分来不及作答，桃儿已急切地喊了出来：“外婆、外婆，你说的是不是狗狗掉到海里的视频啦？妈妈给我看过了……”好家伙，好像是我犯了错似的，桃儿作为我的“监护人”试图想要替我申辩，着实令我心头燃起温情。

有次，我带他去一家料理餐厅，事实上那里更像是孩子的乐园。每一个作为陪同他们来到这里的家长，都能一起参与到他们的游戏和互动中去。是的，他们乐此不疲地从这些高低不整的软床上走过，一群群长着童心的家长好像拥有天使般的光环，在他们身后庇护着。桃儿拉我的手，告诉我他刚刚 get 了一个新的技能。首先想到的是我，而我作为他有了思想以后，第一个最受益的人，脸上写着幸福。

他教我背对着坐在楼梯上，手背在身后一层层地把身子挪上去。好像身体坐着观光电梯，去到他喜欢的那间房里，品尝他忙碌了一下午的美食。他还叫我怎么滑滑梯，两只手该放在哪儿，“小心了，妈妈”他喊道，头和背就紧贴着泡沫做成的巨浪，滑向另一个幸福的坡度。人和笑声一阵阵地跟着起伏起来，像被幸福洗礼，堆到脸上的笑容。

晚上回到家，桃儿就特别黏我。好像我是他的全部，他举起双手欢呼起来：“什么都要妈妈！”这话显得温暖又神圣，好像多么重要的事，在他幼小的价值观里我分明看见一个呈现在他眼睛里的英雄形象。

所有疲惫都灰飞烟灭，而生活的现状不得不让我们聚少离多。对于一个未经世事的人而言，分离可能是一种优雅的维护，然而任何成年人都知道，陪伴才是这世上最长情的表白。此时，桃儿正转过身来。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很久很久没有和你一起睡了，我要多抱你一会儿，就今天。”小手掌轻轻地在空中拍出了节奏。

我是这样依恋着他。

养育